



靖康要錄卷十四

長軍五賊王

國未取

八卷

二十六日大雪金人盡得四壁城上火益熾百姓扶  
攜荒擾如初敗兵委塞里巷者往往肆行擄奪下城  
輦乘之兵火四起遣何桌及親王爲請命使秦檜李  
若水司馬樸相繼納款軍前至西北壁寂無一人乃  
伐城外林木并斵取樞板作障蔽城內砲架皮籬  
巴皆回向內城外盡作塹道城內者則塹爲吊橋不  
三四日皆畢初破城賊下令縱火屠城時何桌率百  
姓欲巷戰其來如雲由是歛兵不敢下仍僞倡和議  
人心稍安駕登樓宣百姓遣宰相何桌濟王議和午  
後何桌濟王回同金賊四人入內

靖康要錄卷十四

一

詔許高除名勒停瓊州編管

是日早龍德宮聞城破太上皇帝爲衛兵擁入禁城  
上皇猶豫間衛兵欲殺內侍官鄭詳以下遂由金水  
門以入躊躇雪中移時未知所向上聞之遣帶御器  
械王球領殿內帶甲親從官二百人迎奉太上皇帝  
入居延福宮時甯德皇后早已入禁中矣

又云早駕上宣德門見軍民越王同吳玠出乞和二



帥令回要宰相何桌李若水白軍前乞入城拉何桌  
出軍前奉聖旨勒何桌及親王出和當晚許令講和  
議乃回堅欲太上皇出城相見公舉親戚景文又火  
是夜五嶽陽德觀大火小人輩因卷爲平短論計  
詔釋王及之李處權罪及之復吏部員外處權以再  
遣辭行付御史臺獄至是釋之人報建金不

又云京城十六門皆爲蕃兵占守吾兵無一人在城  
上者當日早班直及諸處軍等奪萬勝門奔出者四  
萬許人京城大擾哭聲不絕而士庶近上者皆扶老

靖康要錄卷十四

二

携幼藏匿于小街深巷之家婦女蓬首垢面自毀形  
容入井或自縊半死半活而棄在旁者不可勝數

二十日四更上御宣德門撫諭軍民兩國以和議各  
令歸業黎明雪止自城初破金人雖數令不得鹵掠  
然擅下城執弓箭鎗刀于貴家富室劫金帛馱馬子  
女每數十人作隊者甚眾小人輩因緣爲奸或爲指  
縱或髡髮皂裳効其號呼秉炬公肆虜掠是夜又火  
焚雲騎橋明達皇后孟昌齡等宅神衛營藍從宅沿  
燒數千間民見東南火作爭走西北悲哭不止幼稚



棄于河者益多太守徐秉哲出舊城撫諭今日敢劫掠者從軍法王師及城上虜兵皆釋甲小民過城者虜人擲錢乞之或往復數十千語人曰元帥限我輩三日破城今止日半見効諸門先積金帛如山虜悉得之所棄者錢耳虜帥堅欲上出郊親議或太上皇皇太子亦可上初不肯出大臣有請行者上堅不從且指衣帶以示之曰事急有此而已既而手詔曰金人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庶毋致驚擾却悞大事

靖康要錄卷十四

三

又云是日駕登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皆稱萬歲城中民趨陽德五嶽觀盜官錢天大風雪屍橫道路人爭食之入更雪霽長星見焱出丈餘四更沒是夜馬草場葆真宮火

又云是早朝廷差人及出榜告諭城中軍民等已和議了更無殺戮人情初安然何桌在外與金人畫一以十二事和議如割河北歲幣稱藩括金銀之類未定聞金人須要上皇爲質

二十八日雪止日色甚明赤人皆言不祥又訛言下



晚洗城于是大街居民逃隱窮巷惶惑不知所以爲  
豪右披毡毳婦女以灰墨塗面百計求生是日有榜  
云朝廷有遣使回大金已許通和只候何棗入城便  
作講和明誓仰軍民等安心着業其潰散者各放罪  
不得驚擾有違約束以軍法施行復有詔文武百官  
秀才僧道父老等相率詣軍前謝二元帥兵不及城  
全活性命之恩願犒軍者聽以金帛牛酒何棗等四  
壁披城兵盡放入城和議以定卽遣皇弟大王以下  
十一人詣軍前謝之晚差范瓊四少尹并廂官彈壓

舊城外府尹三衙彈壓城內民稍安堵然虜闖下城  
焚叔州北皆黑水兵尤暴明達節明宅皆火太學律  
學一空待漏院登聞鼓院樞密院寶籙宮窻檻皆決  
壞

二十九日天陰稍晴城中軍民或詐爲金人縱火劫  
掠凡捕千餘人稍止百姓分其尸頃刻立盡自後日  
日有之晚有黃榜以當親往郊外是日百姓相率往  
謝二元帥以竿揭金帛者自門內抵南薰門填溢于  
道路皆卻而不納自二十五日是至日士庶皆携老



幼渡汴履水入內城雖貴游無不布衣塗跣者

三十日黎明開朱雀門上御馬素隊三百人詣青城見二賊至南薰門南立馬移時候報賊悉隔下兵衛許百人從都人自宣德門至南門泥雪中立候駕回虜見上皆以手加額焚香而迎是日未許相見車馬宿郊外眾聞之皆惘然夜有榜示奉御筆徐秉哲曉諭軍民各令安心勿得驚擾來日入城當與軍民共慶初是駕不欲往而太上皇欲行故出都人獻物隨駕往者不知紀極有旨候駕回乃前

靖康要錄卷十四

五

賊既據新城晝不敢下遇夜或五七人至數十人前虜掠而已然呼索四出賊使交馳又令數人居都亭駟爲承受方城破之初文武官蹂踐及踰城死亾者甚多官軍約十七萬潰散幾盡至是招集纔二三萬軍前來索蔡京王黼童貫詹度陳邁李綱吳敏徐處仁張孝純等家族是日先以蔡京家慕容氏母子并京二小孫以往

十二月

一日上宿郊宮與二酋帥未相見遣使者議和事上



將去表凡數次改是日鬪傳乘輿還百姓自五鼓相  
率守南薰門蔽路已午間南薰門忽開莫不忻躍已  
乃宣取酒果申後韋壽隆入城傳詔來日方歸又出  
黃旗云和議已定各宜知悉人益惶惑不安至夜有  
投宿御廊者婦女小兒用襟裙盛土填馳道以雪泥  
未乾不曾治道故也家家焚香以禱是日虜來求劉  
晏等四尸以骨還之晚有二榜一云奉聖旨和議已  
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竊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告  
令知悉一云承大金軍前關金人雖在城四壁不令  
下城如有作過及乘勢作鬧之人仰一面收捉並以  
軍法從事

靖康要錄卷十四

六

又云是日微雪講和方定孫覲草表質明曹輔韋壽  
隆邵溥賚黃旗歸報傾城迎駕數百萬人自闕至南  
薰門填咽不絕至暮散歸皆以情乞詣軍前獻金帛  
牛酒謝過虜人不納是日皇帝康王開兵馬大元帥  
府于相州

戮

志表其殘穴題曰國會乘輿還百



是日候駕人稍少皆云必未回申時忽有一使臣馳馬而來云駕回都人驚喜奔迎至晚駕入門父老交道山呼拜于路側老幼掬土填塞雪淖不須臾御道坦然或捧香前引或衝突禁衛熨頂然臂以迎者不可勝計皆攔馬首而泣聲聞遠近帝亦爲之掩涕入宣德門帝仰泣數下左右悽咽不得語從駕有金人數輩見上得人心如此亦皆驚嘆久之

里之城已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煨燼之餘久煩汗馬之勞輒効牽羊之請此孫覲詞也至是始定乃往青城見二賊迎于門上設香案望金國設拜以表授粘罕賊受之相揖而入御馬行于前二賊次之遂入殿講賓主之禮相遜再三上卒就主位酒三行移時而退聞粘罕語云三太子見在西京衛護陵寢無它虞金人以甲馬往還裏送遣蕃官五人送入內宿于朝堂始上亦以金銀十六担縑帛五十床金玉帶各二爲贄而彼供給亦良厚下至從官飲食頗各



豐腆于是令百官士庶詣軍前謝二元帥民間獻金帛斗酒者相接于道僧道及富民揭黃榜諸門作功德報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全活生靈之恩大金皇帝聖壽無疆遣中書侍郎陳過庭繼往河北割地以黃河爲界金要江東北守臣子弟同往遣簽書樞密院曹輔迎接康王王與民謀平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諭說方稱皇帝仁孝乃免又云上是日與粘罕阿里勃相見于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上鴟尾用毡裹然後設香案上

望西北拜左右無不欬獻上遂與國相二太子同坐上爲主國相二太子次之宰相親王並列于庭下酒三行俄頃遣人奏知皇帝日已晚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駕遂與二賊帥送上馬初見粘罕作二表皆孫覲秉筆云社稷不損宇宙再安粘罕抹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欲易宇宙三字云大金亦宇宙也朝廷皆不得已而從之和議之後二太子遣國相持書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言事至于今良爲驚悸康王見在河北便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



凝寒善保壽祉其書不書名

三日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朝虜索全城騾馬開封府奉聖旨應在京見任除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赴開封府納限三日敢隱留者全家軍法告者賞錢三千貫于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匹歸軍前內班直禁軍自控納之甚有愧色賊帥差官檢視諸庫取絹一十萬疋既而又索采緞如絹數及金五百萬錠銀一十萬錠表段只要綾羅錦繡不要紗右司員外郎司馬樸著作佐郎李若水以奉使和議皆遷爲侍郎

靖康要錄卷十四

九

若水吏部樸兵部

上既入親從三百餘人皆爲虜驅去使跪膝青城後久之乃赦望金國拜謝分配諸蕃寨

王時雍兼領開封尹翌日詔不施行梅執禮罷領尹依舊賓客

上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悉屏去從衛以何桌從

是日晴百官入內起居虜使四人從駕入城者亦朝見索蔡京家屬詔遣慕容氏并蔡絳續來取李綱吳敏徐處仁王安中劉韜童師易并蔡靖滕茂實趙良



嗣張孝純家屬

四日開封府榜盡數于戚里豪富之家根括金帛赴  
納何凜率百官父老僧道等詣軍前謝早至南薰門  
薄晚方有蕃官傳令國相元帥指揮日晚道路遠涉  
不煩出城令各齊心發願願大金皇帝萬歲乃謝而  
退少頃御史臺傳旨應在京職事官並赴尙書省聽  
候差使

五日金人于城上密栽松栢及實排椽木應守禦之  
具悉移內向遣使八人入城自此皆宿都省或朝堂

靖康要錄卷十四

十

不復宿都亭駟矣吏部差文武官各二十員隨金人  
軍往兩河交地每州各一員中書侍郎陳過庭爲交  
地都提舉粘罕有書到御前其畧云往事不足深念  
但遣近上大臣迎康王云云無名官並持尙書管  
六日將內外庫絹盡數令禁軍送之軍前自此數旬  
不已退回汗損者甚多有詔撫諭四方由軍前差人  
裹送以出詔曰大金登城歛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  
元帥和議遂定宗社再安生靈獲全恩德厚甚四方  
恐隔絕日久未免疑惑仰諸路監司守臣速行撫諭



兩日金使巡視府庫已封內藏左禦前軍器所王宗  
澆罷殿帥差橫行指揮使左言權領先是城破殿班  
作亂獨言出力遏之故有是除仍超授防禦使  
七日虜于城上悉栽松栢及皮籬巴覆以棘也

聖旨諸軍偽作蕃裝劫財物者限十日贖贓自首與  
免罪仍令五家爲保

八日議定金主號爲崇天繼統昭德定功修文成武  
光聖皇帝  
虜使檢校內藏左藏元豐大觀等庫緘封之

靖康要錄卷十四

十一

九日虜使索米麴各千石與軍前醴酒軍前催馬及  
割地使陳過庭出門又要折彥質文呂申家屬夜有  
使須索金銀語頗不遜

十日詔遣使臣撫諭諸路復遣中書侍郎陳過庭僉  
書樞密院事曹輔宣諭康王議事

十三日聖旨吏部差在京朝官三十六人轉三官借  
寺監承赴軍前交兩路地界并取三十六州太守親  
屬往爲質詔吏部尙書王時雍同開封府尹徐秉哲  
分東西兩廂四少尹十五鄉五郎官徧詣在京根括



金帛出二榜其一云曉諭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資赴府送納如敢隱匿窖埋諸色人許陳告三分支一充賞犯人重行發配知情藏寄之家依此其一云大金旣已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本是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設大金軍兵自皇后家爲頭又奉聖旨有能軍前竭財犒賞者令王時雍具名聞奏當優與官爵限三日具所有送納或敢隱匿並正軍法捕奴婢笞擊問之 以王時雍兼開封府就本府治事免致官

吏分擘不前差祠部員外郎惠柔民部絹納軍前分三門出虜各以官授之南薰門四百萬疋東水門鄭門各三百萬疋

十二日斬門指揮使蔣宣李福盧萬棄市先是二十五日城陷時劉延慶劉光國出眾以爲車駕已行矣翌日大臣請登宣德門撫諭以安眾心二十七日上御樓方下踏道間蔣宣叩馬請車駕由左掖遽出以避寇旣而宣等立馬祥曦殿前邀駕播遷遽甚上曰將我何之宣等云爲官家奪得一線好路這裡不是



官家住處祥曦殿門閉直等以斧破之門外內侍梁  
揆等被殺者十七人上大驚復入內庫取金寶而去  
至是詔宣等棄市  
十三日遣軍人百姓般絹赴南薰門納凡一千萬疋  
又遣使來欲割蒲解許之先是軍前諭意金帛不前  
初十日定下城故凡百應赴莫敢少緩絹般去屢有  
換易悉要山東河北者朝廷以酒肴等遣受納蕃官  
無算兵士有屢般力之憤而擲于虜人前者虜眾徐  
謂曰莫是國家得汝力助

虜遣南京尹胡直孺入城

聞鞏昌卒先是十一月金人長驅駐軍懷州不行者  
十餘日乃遣太師王訥楊天吉持誓書來朝王訥楊  
天吉云兵臨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  
靈塗炭已久此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講  
和以誓書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割故地以  
河爲界上不得已從之王訥曰今陛下敦信許和乃  
兩朝休兵之幸然未知陛下遣何人報聘上曰待擇  
人王訥曰春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爲約陛下遣張邦



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銜命而往果見中沮遂有失信之事所以至今傾國而來蓋要理會今春不割地失信公事也今陛下不輟左右親信大臣一往若如前舉必不取信金國納等固必看陛下如何耳上命唐恪等議遂以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聶昌等聘焉是月二十二日受命昌入對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敢辭但臣短見深恐許和割地之後金人失信復來臨城臣若止傳國書實爲無益且兩河之人素勁至如太原守孤城經年隆德破而復守人人

死戰者蓋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恢復之志而今也下太王遷邠之令用保生靈第恐彼方之民深戀國恩不忍削髮左衽從夷狄之國則未必可號令也不從則臣必爲金人所執不能爲陛下努力則臣死不瞑目矣臣若詣軍前議和不成戎兵南渡乞以便宜分遣徽猷閣直學士叅議官劉岑朝奉大夫幹辦官滕牧分路催勤王之師入衛亦臣區區之願上曰甚好當降指揮昌曰一降指揮必喧傳喧傳則泄漏泄漏則機事不成矣只乞陛下密記淵衷上遂命取



黃絹御書賜昌曰聶昌議和不成戎師南渡取晉絳路入京兆率先諸路人馬入衛王室劉岑滕牧取嵐靈路催促陝西等路勤王軍依奉使法內滕牧與除直秘閣體念宗社朕不敢怠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聶昌是夜昌同官屬出宜秋門宿瓊林苑明日行至望京橋逢游騎二十七日至永安軍孝義橋遇粘罕中軍約明日相見粘罕隨行至閤門明日盛甲兵之衛接見使人其閤門舍人止曰撤傘用榜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舍人曰宰

相元帥昌曰既爲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以臣禮見大金之臣乎舍人曰樞密甯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粘罕旣不能奪乃以客禮接見于毡帳中往返議論者終日粘罕曰我兵已南渡且到城下候樞密割地回日此方旋師蓋以南朝曾失信也昌曰皇帝仁聖未嘗失信于天下頃以童貫王黼苟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非國家失信于大金也且



國相今春歆誓結和勒兵不渡今復背約南侵非金  
國失信耶粘罕曰不敢廢和議止候得地昌曰被命  
而來不敢輒易若國相兵不北還昌雖死地亦不敢  
割粘罕大怒入後帳中約退昌昌歸館不給食者一  
日加甲兵圍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師楊天吉擁千兵  
館伴昌往河東太師王洸以千兵館伴耿南仲往河  
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復見粘罕至閏十一月初  
四日至澤州昌召參議官劉岑幹辨官滕牧出臨行  
親得御札具說前降之語曰當與公等誓死成事是

靖康要錄卷十四

十六

夜召金館伴太師楊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  
師臣子之心急于星火奈以道路遙遠莫得疾走欲  
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行西路會于河中不二十日之  
間此事畢矣庶得國相早肯班師楊天吉等曰謹諾  
遂分差戎使王敞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滕牧  
往河東楊天吉親伴昌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  
十二日昌至絳州城下城門不開郡官逃盡惟有監  
倉趙子清者領州事郡人聞割地大怒出兵掩殺是

日昌遇禍

十二日也



十四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如大名府  
十五日申時禮部火浣燒刑部及曉方息  
開封府等處鎔金銀共四千爐

是日火自尙書省延及祠部吏部刑部

十六日立春上遣送土牛條杖往二壁粘罕不受傳  
語趙玉不用許多禮數又遣使語二帥欲開諸門令  
細民樵採日給粘罕不可曰且令折屋燒語類此凡  
遣造虜壁議事多不得見二帥或踞坐帳中使甲士  
執引使者趨拜廷下司馬樸使問其族曰先祖太師  
丞相光賊曰賢者之後乃稍加禮

靖康要錄卷十四

十七

金人歸胡直孺及其二子

有旨許民于艮嶽採花亭榭爲薪

虜薄城以來每夜日晡輒鼓鞶四發及得城復擊于  
城上謂之平安鼓城中墻屋皆震聞者不聊生自是  
間一擊之不復如往日也

皇弟大元帥康王次大名府

聖旨凡虜財物不自首爲獲者族誅近隣不首準軍  
法軍人作過統制官不覺察除名勒停以有詐裝蕃



人作過也  
十八日詔瑤華宮人遷居延甯宮  
二十日雪移金帛于市易務受納  
二十一日雪毀折良獄亭榭爭奪死者千餘人百物踊貴死者甚眾遣使往軍前稟金銀數是日萬歲山屋摧壓死者四十餘人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大雪及尺餘至夜方霽街巷死者如積曹輔軍前回云至曹州不見康王一路金人連營

靖康要錄卷十四

十一

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徐處仁牒以東道摠管胡直孺尙書兵潰不知存亡令淮浙監司權上件職事領兵赴援又安王室當所見起發前去會議施行

二十四日開寶寺火差祠部員外郎喻汝礪毀高俅賜第鬻其材于民尙書省榜連金人書云十一月二十三日骨盧你移賚勃極列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城檢視府庫藏積內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疋于內唯取犒賞所



須一千萬正今承來示披尋深意恐似此有妨取索假以爲辭于理未安比者初欲破城時本擬縱兵但緣不忍以故約束今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緞子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應副見在庫絹雖見有餘惟取所須此金銀緞子亦係所須以外亦不必取昨來本府再舉之際累承示諭當致金帛費耗驗今所諭似謬前言且冀亮悉無用浮詞謹奉書啟達不宜謹白金銀各五十兩尙書省奉聖旨令出榜曉諭今備錄國書在前勘會大金軍既

登城歛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甚厚軍前金銀表段自當竭力應副除內藏元豐大觀等庫及龍德甯德兩宮御前皇后閣皇太子宮并臣僚之家以根括數目外大段缺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各仰體認大金之恩正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西南壁陳求道余大均管東壁王詔受納王及之夏承管北壁李佩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斤重交納赴大金軍前如敢隱留許諸色人告仍令逐便給賞官吏乞覓并仰一面



措置施行此榜出都人大恐差官分詣諸處買柴始聞穎昌府破死者大半故老之家盡虜置軍中

詔禮部刑部遣火人吏自開封府移理獄

二十五日張徽免試爲中書舍人

徐秉哲以根括金銀數目浩瀚乞添差蘇昌時充司

錄從之

虜人入國子監取官書九王安石說皆棄之

二十六日開封府榜金銀正帛限三日盡數送納如

有窖藏寄收出限不納之家許諸色人并本家人力

靖康要錄卷十四

三

女使經府陳告以所藏之物三分之一估價充賞其人力女使着即時放令逐便

邵溥應副城南蕃官頗昵聞其國相主謀者高書劉

尙侍二太子主謀者劉中及撒离母國王大綱謀事

者帥預事郭藥師已罷兵柄矣其有密謀卽各馳馬

于空迴無人之境盤旋數刻而後反其眾議不以高

下皆環坐一室盡畫字于灰以定可否不復聞語其

密如此 是日輸絹數足

虜賫香謁文宣王武成王祠及相國寺



二十八日開封少尹榜許中下戶以金銀聽入官中  
賣並無阻節范寅數事往來催促四壁專括金銀東  
壁受納官王紹罷差職方王雱駕部陳芾疾速前去  
管勾矣

虜取秘書錄及所藏古器

二十九日元帥康王如東平府  
先是辛丑壬寅年朝廷新得燕山調河東京東京西  
之民轉菽粟金帛器甲往燕山絡繹于道而燕山初  
定盜賊不可勝數剽劫行李商旅遂絕部押官往往

在雄州不敢北去而燕雲兩路官吏散處中國其哨  
聚之民並引處內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  
不復以禮待遇相忿恨數至喧爭至乙巳歲秋平陽  
府就糧義軍劉嗣初反殺掠居民轉至懷州城下兵  
馬鈴轄與兩隊將將與之戰屬沁水暴漲官軍不利  
轄鈴及兩隊將皆戰死朝廷大發兵擊之嗣初遁歸  
雲中是歲正月十九日也嗣初之反晉絳汾路懷衛  
皆被其害而澤州當數郡之中其守高世由扞禦有  
方獨不入境既朝廷賞功澤州不預六月末中奉大



夫直祕閣霍安國知懷州安國嘗爲燕山路轉運判官頗習邊事數爲其僚言金人必爲朝廷患此州亦不可不備乃計度增城濬濠繕治器甲安國在燕山時郭藥師嘗欲自有燕山之地不煩朝廷置帥人不以爲言而安國獨深然之乃具以奏坐此放罷幕府憮然以爲不至若此也十二月童貫自太原府回行李甚遽旣渡而南乃聞金人已破代州知代李嗣本降是月九日也朝廷以宇文虛中爲軍前宣諭使知懷州而回後數日聞虛中爲亂兵所劫僅以身免已

而上皇降詔傳位于淵聖靖康元年丙午金人二太子幹離不自河北入寇所過不攻城遂進逼京城三月金人河北所入兵退其游騎至衛州粘罕自代州入寇所過攻城旣陷代州忻州至石嶺關將耿守忠本燕人率眾降之金人遂至太原城下知太原府張孝純副摠管王稟以勝捷兵三千人嬰城固守金人分兵圍之粘罕引兵出南北關陷威勝軍是歲二月也賊至隆慶府知府張確憑城與之戰二日而城陷張確死之粘罕進屯高平縣會朝廷遣簽書樞密院



路允迪使金國割三關四鎮之地二月末允迪至懷州盤桓數日金人知允迪出使必欲見允迪而後止懷州士民數千叩閣請允迪至高平粘罕退北關太原城守未破也初粘罕至高平澤州通判時敦往犒之事既定朝廷以知州高世由爲直秘閣賞其能使虜不知城下也粘罕旣過北關于太原城下舊城而居之號曰元帥行府盡限屬縣運芻粟爲久居之計朝廷以姚古爲河東制置副使古至懷州三月二十四日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隆德知府姚璠璠燕人

自言系出潁昌頗有善政潞人喜之二十五日又遣將入威勝軍逐金人所置知軍事古引兵至威勝軍傳聞粘罕將至古一夕遁歸隆德府种師中自河北逐金人出界由土門路入河東金人以精騎邀擊于榆次縣殺師中麾下兵皆潰五月五日也朝廷以知樞密院李綱爲宣撫使督諸將救太原又以資政殿學士劉韜爲宣撫使副使中大夫直秘閣范世雄起鼎澧兵來河東始爲叅謀俄爲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宣撫司叅謀兼河東路幹辦公事折彥質叅謀



官四人京畿提刑王以甯祠部員外郎裴廩直秘閣  
沈琯宣義郎郭執中主管機宜文字在懷州三員樞  
密院編修官鄒柄田旦朝奉大夫韓嚳幹辦公事主  
管文字官趙柟趙戩張叔夜陳湯求梁澤民張牧等  
數十人又以武功大夫防禦使解潛爲制置使代姚  
古以种師中統西蕃人馬以許季烈爲前軍統制于  
是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王以甯節制浙兵張  
灝爲察訪使灝孝純之子也與府州折可求等皆屯  
汾州又范瓊率山東兵以及招到張仙劉浩等屯南

北關山間皆去太原府五程約以三道兵並進會于  
太原城下遣郭執中至解潛軍引兵先出南關陣于  
坡上金人迎擊之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間种師  
中亦敗走所轄西蕃兵間有一二回者郭執中折彥  
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衛錢歸善遁至隆德府張灝引  
兵攻文水縣拔之進軍數十里金人出騎大敗八月  
七日也灝與數騎走歸餘眾遂劫汾州金人兵回遼  
州劉韜引其眾取間道欲歸河北路與金人游騎相  
遇懷州將領王彥隨劉韜軍戰死于山間是時粘罕



在雲中留金人將銀朱大王于太原城下八月五日  
粘罕至太原至九月五日城遂陷張孝純被擒俄釋  
之人以爲雲中府察判刺殺副摠管王稟盡殺勝捷  
軍三千餘人九月十九日朝廷召李綱回以折彥質  
爲宣撫判官范世雄至龍德州罷歸折彥質至懷州  
郭執中以宣教郎直秘閣爲叅謀富直柔以宣義郎  
秘書省正字爲叅議宣議郎王弗以承事郎爲幹辦公  
事廸功郎張絳機宜走馬承授王褒往來河東屢言  
將帥過失召范瓊以甯歸同俄而以甯罷范瓊赴闕

鼎澧路兵二千人在澤州餘在懷州朝廷盡罷李綱  
所遣置官屬以折彥直專主和議當棄太原故也又  
以解潛爲叅謀俄又罷之進彥質龍圖閣直學士宣  
撫副使彥質以郭浩爲都統制許大倫副之十月八  
日金人陷汾州張戢死之十日以龍德平陽爲兩帥  
以懷州隸隆德以張有極爲集英殿修撰隆德府安  
撫使以高衛爲徽猷閣待制平陽府安撫使衛未至  
平陽而平陽已爲契丹兵所破金人進據之矣又以  
郝愉爲河東提舉常平加兩路守臣並帶內安撫使



十月懷州官因見彥質曰宣撫使兵馬久在城裏困  
倦甚矣一兩日欲去西山下排隊少令意思舒豁次  
日遂與富直柔王弗張絳同行欲宿萬善鎮去州二  
十五里正太行山下中大夫右文殿修撰懷州安撫  
使霍安國差官應付彥質至山下逢李若水自大金  
奉使回屏人密語知虜已南向彥質大懼其夜還鎮  
遂挺身遁歸河陽留諸軍共二萬人在懷州續得省  
劄云金人不肯守盟約延迤邐進師將欲前來河北  
人民盡許渡河過南居舍林木皆焚燒務令虜無所

靖康要錄卷十四

三

得次日早懷州得彥質劄子令郭浩許大倫統押宣  
撫司馬兵來河陽令曹瑋都統制鼎澧兵在懷州北  
及辰時浩大倫亦去次日虜至城外令懷州速降云今  
已取了晉絳太原且看太原猶自取了則懷州何勞  
攻也汝且與守臣說令將降狀來時粘罕已陷澤州  
知州高世由通判呂民中降虜傳檄云汝南宋上皇  
數年前遣人自海上與我大金結盟共滅契丹當時  
元約九州土地人民歸汝南宋子女玉帛歸我大金  
及至各自興兵汝南宋並不能取得九州却是我大



金取了燕山府爲有已前盟約將土地人民一齊交割與汝是我大有恩德于汝南宋也旣無以謝我遂將營平兩州與大金而營平兩州戶口多在汝南宋界裡我爲民父母爲見有百姓父母妻子離散情實不忍移檄去汝南宋取兩州戶口汝南宋都不發遣亦無回文不肯依納我便興兵是時却是我興兵來及至汴城下汝上皇便不做却教太子爲主見兵勢懼見攻破遂差使人將三關四鎮之地獻與我大金我信是實頭言語便引向行府至高平縣見汝宋差

路樞密來我便回去更不侵掠是我又有大恩德于汝南宋也却背盟約密諭三鎮堅守不付又召天下兵援太原今日所以興師師去不可謂之無名我本一齊都要汝南宋土地又爲大金皇帝聖旨教且以見流黃河爲界汝懷州合是我大金撫定去處合便歸降我守臣霍安國遣人再三說諭粘罕以爲不若與大宋皇帝商量三關四鎮歸大金每歲更添歲幣自餘事宜足可評薄粘罕曰也得與我三關四鎮每歲更與歲幣二百萬來汝且恁地差人去南宋皇帝



處說且留軍在懷州澤州之間等汝回以前發去者  
先鋒難爲未見次第便却喚回持指揮教與不得胡  
亂殺人使人曰其如禪馬國王右副元帥在河北不  
知此意若去攻打如何處置粘罕曰容易容易待教  
說與遂回文與霍安國令申奏朝廷十八日無回報  
粘罕大怒曰汝南宋恁地無信行從今日以後更有  
文來我也不看差人來我也不見汝具說與主州一  
任汝不忠不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則我是不住手  
攻打也時懷州有正兵千人鼎澧兵三千餘人河內

靖康要錄卷十四

三

修武武陟縣保甲四千餘人而虜日夜攻打不已十  
一月初破城準備將領武翊郎王英投濠而死粘罕  
引懷州官立其前先引第一行知州通判鈐轄都監  
部隊鼎澧路部隊將其作一行次州官一行次監官  
一行次縣官一行粘罕使番官傳令曰汝許多人  
誰不肯降霍安國云安國是宋朝守臣是安國率眾  
不降又問第一行諸官曰只是知州不降是汝們都  
不降皆說某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引令與東  
北望大金拜降霍安國曰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曾得



趙官家文字不敢拜粘罕令引過盡脫去衣服用索反縛又令高尙書說與其他人曰汝門多是小官不干汝事亦不要汝降各赦罪仍將知州霍安國奉議郎通判林淵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兵馬鈐轄張彭年武經郎都監趙士訖毅武郎都監張諶修武郎都監于潛保義郎統領鼎澧路兵馬沈敦秉義郎同統領張行中及南兵部隊將五人同時被害

靖康要錄卷十四

靖康要錄卷十四

无



靖康要錄卷十五

靖康二年

正月

一日上朝見賀太上皇帝於延福宮百官僧道等詣南城賀二帥傳令謝之金帛所括數未足虜使數馳使譙責二尹於是遣何桌見二帥商量元數今城中悉公私所有不及百一辭旨懇到粘罕大怒訶詆之賊遣使十一人入賀聖旨差禮部侍郎譚世勤持國書至軍前不納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一

二日金人趨迎康王甚急差中書舍人張澂行學士院草詔書虜再三易之而遣

開封尹徐秉哲言根括金銀少尹押到高伸家女使劉梅壽等來稱高伸兩次差人押金銀往兄高傑家收藏遂差人勾幹當人劉均出頭高伸卻與高傑倚勢親來本府庭下緣高傑係金吾衛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數計今來倚恃官高護幹當人不令出頭難以集事奉聖旨高伸高傑輒至公庭有虧士體伸落職傑降充左衛率府率



三日元帥皇弟康王次東平府

四日虜退換金銀數車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  
洪範自是御路輦置金銀出南薰門不可數計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聞傳曰羽翮不修不致千里闌  
內不理無以整外此言治遠自近始也今國破主辱  
宗社僅存必欲振已顛之緒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  
治自近始而近者莫若宦官昔歐陽修著論切而當  
皆漢唐已驗之跡誠可謂後世鑒戒惟我祖宗監漢  
唐之所以亡而防微杜漸其制尤備城狐社鼠不得

靖康要錄卷十五

二

肆其奸自崇寧以來祖宗之制墜廢殆盡而政事號  
令悉出闈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爲陛下  
言其本末始蔡京當國圖爲根深不拔之計復萌移  
鼎不臣之心遂結宦寺爲肘腋假以峻秩付以事權  
於是羣小蝟毛而奮膺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者比  
比皆是童貫握兵柄於外以壞軍政梁師成執國政  
於內以壞朝政李彥括克以害民楊戩營繕以傷財  
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剗造游宴更新  
侈靡市花木禽獸以熒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



見道鄧文誥之徒不可悉舉賞罰生殺自出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差除舉措悉由中出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凡駟僮小流奴隸庸材皆引以爲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盡出其門當時大臣與梁師成書顯稱門生畧無羞愧士夫相習成風皆以附麗內侍爲榮自大臣以至州縣小吏故皆汲汲貪狗財利以爲致身之資禮義廉恥蕩然不復張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風俗

極弊生靈極弱而夷狄憑陵莫之能禦職此之由也陛下平和勤儉躬行敦樸苑囿宮室聲色狗馬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自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良數十輩豈能爲訓導後進以可悅聖心但陛下仁恕有餘而罪或縱釋隆寬廣問而言或聽從故使贄御尙循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論李穀奏狀至詳謂穀不可提舉京城所其詞痛切不蒙施行臣又嘗論穀於京城所拘占店宅物業沮上皇罪已之詔乞賜廢斥不蒙施行又嘗論內侍領外局非祖宗之制乞行



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譚稹招制義軍爲患河東責降昭州極爲輕典乞籍沒其資產田宅不蒙施行其餘臺諫臣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有罪者臣所謂罪或從釋者此也方都城圍閉諸將守禦賞以勸功豈宜輕舉今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明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邱山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但延慶善結內侍人人喜爲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府制賞及妄功人心不服將士孰不解體劉光國恃有內援凶悖尤甚毆

將作監丞江徽臣與臺屬論列其言不行劉昌國閻闡鬻卦之人耳遽命以官卽通朝籍參謀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內侍所薦也乘城者或遷秩或錫帶皆內侍所好者或責官或罷職皆內侍所惡者城上今日行某事明日罷之明日又行其事皆出於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傅以樞臣總領守禦每爲掣肘不得伸縮他人爲所凌轢固可知矣臺屬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姓羅者厲聲飭士卒曰見他官員不得唱喏亦不得起身凶焰赫然摧



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中貴人據敵樓設隊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臣於始城守時見都人喧鬧欲毆此輩遂營內奏乞不差內侍上城面奉從臣所奏已而城上內侍旁午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皆此也大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間又有稍知書者假書史以文奸言此尤爲害且如唐恪聶昌天下皆以爲小人陛下亦用之者恪昌能傳會內侍使之延譽耳故陛下用之不疑臣竊意陛下遭今變亂必自悔悟不眷

顧此曹矣臣近蒙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納金銀見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內侍某人受納內侍某人免勾此事既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擾攘中又聞內侍又爲王知章求差遣者是以知陛下眷顧此曹未衰也都城每有變必先殿內侍人情所惡可知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見士大夫至少而金璫右貂終日羣侍左右萬一用其言於差除及號令政事爲害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內侍宜法唐太宗不



任以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祖宗法官至內殿崇班卽轉出凡奏乞事件並申中書樞密院不得專達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再造之邦庶幾有成矣取進止

是日榜云奉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者盡取卽偏私勿錯認朕意乃善付徐秉哲又置厯於御史臺自宰執以下所納數日抄上

七日先雨後雪天氣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撫使賫詔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審其故是日勅應天府官金銀正帛當場立應副一疋一兩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及官吏民庶之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由是南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疋

是日有榜敘陳何棗見二帥欲金銀迫切之語門下退回不堪金銀得旨令戶部長貳別行鏖銷遣司馬



僕李若水往使理會金銀何桌亦繼往又傍以府庫  
士庶納到未及所須十分之一仰開封府督責送納  
既存性命財物何惜仰御史臺覺察催促不得稽緩  
是晚大雪金人焚城南備城庫

八日雪凍甚人馬不可行至晚乃霽何桌李若水等  
往來議金銀數目若水微曰若陛下往見二帥必可  
減

九日李若水兼開封府尹金人索上元燈城市內觀  
應副是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出議和加金主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七

徽號賊遣高尙書者持書來高奏云陛下不必親出  
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意亦不欲出郊  
而何桌獨以謂必須親出上信之桌因歸都堂自草  
勅曰孫傅可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太子  
監國來日車駕出幸金軍時桌自謂折衝有術對虜  
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笑之遂  
出手詔云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多出文榜曉諭何桌請太僕  
少傅禮部太常官集議及取太僕金玉鞍轡等云或



云是日有使來要駕託以面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  
議徽號爲辭是日上朝太上皇帝於延福宮太上皇  
后偕至置酒良歡然不及次日出郊之意

十日黎明車駕由南薰門出侍從以下或不及知金  
人兵皆成列以迓同知樞密院孫傅戶部尙書梅執  
禮守內虜人來取穿珠碾玉等工差帶御器械王  
球押金人所滅禁衛七百三十四人入城

是晚御帶王孝竭自城外來傳聖旨出城見兩元帥  
議加徽號事爲諸酋未集議事未畢來日入城各宜

知悉帝再幸賊營中外莫不寒心虜館帝於青城齋  
宮之西廡曲室中三間是夜衾枕不宿戒席土牀而  
寢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自卽位以來金人交  
戰不已然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  
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尙爾稽遲使吾社稷生  
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和欲使朕  
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  
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  
人實未歛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王室



見今愈守京城終不退歸然上禱皇天天未之震怒  
下告人民人未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  
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  
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於此極也咨  
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蕃夷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  
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議結  
集北道州軍自以爲號保守土疆使予中國不失於  
番夷天下平安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  
苦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是月二十日敦武郎符  
彬賚至大名府北道總管司有旨符彬與閤門宣贊  
舍人以行

靖康要錄卷十五

九

御批令王若冲邵章成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議事  
仍日後傳令旨祇應關禮部火急施行

十一日上在青城虜滅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  
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令  
先歸以欲上虜徽號爲言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  
相何桌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吳开莫儔直學士  
院孫覲禮部侍郎譚世勛太常寺少卿汪藻皆分居



青城齋宮別室與上西廡相對朝夕起居如儀而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朴留幹離不軍中上通謁二酋不見禮數迥異於前上不勝憂憤樞密院榜正月十日御批大金只是理會金銀事具以實告二元帥爲官軍未集來日議定必歸告諭軍民常切安靜都人知緣金帛又留聖駕爭先輸納有福田院貧民納金二兩銀七十餘兩人心可知惟豪貴家不肯盡出差官吏大搜廛里苛急人不能堪至有囚執婦女發掘房闈者內侍寺觀倡優旅邸

根刷殆遍親王公主宅所有取上皇旨悉數輸納有司景靈宮內庭駕前器具無一存者又令御史臺置籍自宰執以下具見納與未納數每坊巷命里長鳩集仍許奴婢告以軍法從事斬數人梟首朱雀門以徇日輸金帛如市都人憂恐莫不垂泣虜撤城上皮籬巴調寺觀輪上元燈促令曉示甚急

十二日開封尹榜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應有金銀表段之數火急盡數送納又榜奉御筆大金甚怪金帛微少雖再三懇告尙以京城繁廣



數目豈止如此可諭權貴豪富戚里士庶凡有金帛之家體認朕意盡數供納以報大金再造之恩仰便宜從事須管近日了當

十三日尙書省榜奉御筆累見大金高尙書傳二元帥台令爲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留在此俟見數足方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據所有明批主曆限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匿卻因搜檢告發覺便行軍令於是添差從官以下至郎曹二十四員再根括四壁東北壁呂好問程振李熙靖西南壁陳知質邵

靖康要錄卷十五

十二

溥安扶韋壽隆每壁復差官四員管勾東壁虞暮葉宗諤吳懋賈若思北壁郝思純張卿材胡寅趙暘西壁劉觀黃哲康執禮王朋約南壁劉嶠路廓丁彬師驥吳懋差接伴使人以楊邁代之又令御史臺管勾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管僧道伎術官放出宮人開封府管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管公吏曾經祇應倡優及兩軍祇應人小大園子曾在行幸局祇應人入內侍省內侍楊戩賈蒙等下勾當使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同管宗室三衙管曾經遭遇軍



官及兵級內東門司管妃嬪并龍德宮入內黃院子  
衛士幕士時有自軍前告首內侍藏金者數人率萬  
餘兩由是內侍悉令出金銀五千兩虜賞告人給其  
絹五十疋金三錠又傳聖旨今後士庶之家並不得  
以金銀爲器皿應新城門並不得將帶出入許人告  
依有私禁物法候開門遍行天下

是日午王宗沔同番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紛  
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莫知所爲  
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樞密院編修官胡瑛

靖康要錄卷十五

裁書上二元帥其略言優禮我寡君則康王懷恩恤  
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凡千餘言太學生余覺民裁  
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欲與諸生扣虜壁彈壓官恐生  
變固止之是日金帛之往肩摩轂擊於道卿監省官  
以下於南薰門交割虜遣大酋皇族郎君領其事郎  
君者虜主族兄尤凶悍無禮日布巨梃於前凌辱官  
吏大理少卿尉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指拽坐  
庭下使唾其口意未愜復披其頰數十以建茗腦麝



等物遺之乃免一日倨坐譙門呼官吏俯伏於道左右傳郎君指揮實不曉一語第問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官吏重足事之且受辱人人求死無所號泣於次冀感動之虜益不顧自帝蒙塵以來雨雪不止物價踊貴米斗一千三百麥斗一千驢肉筋千五百歲前羊肉筋四千猪肉筋三千至是不復有矣小民於池中取水藻五味芼之以賣城中猶犬幾盡游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齒所在枕籍

西京留守張有

極表賀講和虜遣兵百人衛司馬溫公墳

十四日軍前試燈許都人登城以觀有王文昌者致書於都人責以爲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金帛盡納於官歷數貴戚官吏士庶之罪詔曰二帥約去打毬會候晴卽歸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候駕父老以數十萬計各炷香羅拜南薰門裏至有然臂煉頂割心者自城破諸門皆爲虜守雖金帛亦於門首交納細民各分井巷自相糾率雖釵釧銖兩以上並行助國以竿揭於通衢府前填委不容置足太學生徐揆汪若海等上書乞還聖駕不報妃后親王百官



下及高資大賈胥吏之屬於閭閻井肆迎僧道繼日夜以禱諸倉出糶米凡頓官米所在並官吏給賣然終不能及眾雪後卽兩虜索燈二萬碗昔時景龍門以珠子爲飾及駕前禁廷寺觀民間之奇巧者悉以與之

十五日留守司榜催督根括金銀樞密院榜傳聖旨軍中供帳御膳炭火什物不闕迎待禮數優異宰執侍從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量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數多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無他事

靖康要錄卷十五

十四

會王宗沔入城有喜色人心稍舒尙書吏部榜行下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詣南薰門往大金軍前請車駕還內小使校尉亦往是日籍梁師成家有旨支百官俸雪復作

十六日開封府榜聖旨尙書傳元帥台令根括金銀盡絕訖具狀申當遣金人入城搜檢仰此意不可悞事是榜出都人益惶惑閭巷細民各持器械欲以死決薄晚復收其榜民心稍安金人焚新宋門裏紳

衛營



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

十八日霧氣未收陰靄異常至三更大風雨水幾二尺開封府榜傳到聖旨爲天陰打毬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揣虜情不在金帛矣或疑虜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故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

是日輦景靈宮供具納軍前退太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張設如初

十九日令權位納金銀開封府申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二百萬兩聞二帥有喜色

靖康要錄卷十五

五

是日開寺觀放人所晴早晴夜復微雨時開封府以城中金銀盡具數結遂申軍前上極喜但莫知虜意如何又云金凡十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表段一百萬疋

二十日雨至暮方止有唱率作鬧者斬數十人以徇中使自駕前來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尙須少留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以陰雨打毬未得回軍中

鼓復作

二十四日陰霧蔽日申時人皆云駕回至晚無耗入



夜雪作令四壁置場買銀以鈺銷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先是令開封尹徐秉哲須索萬端必賜手詔諭之其一曰朕睡於土榻之上凡二十餘日矣不敢辭勞凡有所須卿等且於竭力應副發運司向子誣奏已得宣諭詔六路平安

二十五日雪數尺死者甚眾取玉冊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

二十六日傳旨細民雪寒不易仰孫傅多方措置存恤

是日賊使祈晴于相國寺尙書省榜右僕射何桌傳到文字稱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郊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雪連日薪糧缺乏家家窮苦痛在朕心已令減價出賣柴米庶幾少濟仍不須羣聚候駕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自上再出都人日日接駕自內前直抵南薰門不知數至有然火於臂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於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柴米人



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起祝聖回鑾祈晴  
道場晝夜不絕帝在虜營中凡數日竟不見二帥欲  
有所須脅帝傳旨取之虜須南郊法駕大駕之屬五  
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子  
諸王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  
樂軒架樂舞樂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  
器明堂布政閏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合  
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  
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闕圖四京圖大宋  
百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應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  
書諸科暨二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  
諸工如消碾染刷織綉棋畫針線木漆帽帶皮鉄之  
類課命人卜祝司天臺官六尙局搭材修內司廣備  
廣固諸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又取內人街巷弟子  
女童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貫蔡京家祇應  
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捕諸倡於教坊中以俟  
採擇里巷爲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者亦經  
取以往告報下如鵝鴨趨湯火開封府下捉事小火



下搜捉免一人至于縉或願入小火下之家充其婢妾者至府則皆蓬首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覬得免而尹徐秉哲自置釵粉冠插鮮花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歔歔隕涕此皆內侍鄧珪之謀也初珪爲承宣使傳宣河北爲虜所得降之用事虜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屬及官吏士人內侍僧道鑿卜千餘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皆以萬數內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

外守臣親屬盡取以往嘗須冠子一萬餘頂他皆稱是先差兵部尚書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專一承受軍前取索文字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并表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敢隱庇同受軍法後至二月五日奉旨昨根括金帛應副大金已具了絕事狀卻有取過軍前內官藍忻鑿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乞取前來遂至元帥怒怪要再行根括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



板校書郎劉才邵溥宿國子監主簿葉將博士熊彥  
詩上官悟等五人押監書印板并館中圖籍送納並  
留營中劉幹折彥質以下數人皆取以往

二十七日軍前取內侍五十人晚退三十六人回止  
要被上皇任用者又索象齒三千株犀角香藥傾盡  
府庫所有新宋門至曹門火自旦至午金人降香赴  
大相國寺祈晴留守司榜今來兩國通和各敦信誓  
皇帝議事漸已了當旦夕車駕入城務要軍民着業  
安靜不得妄生事端先是太學生徐揆往軍前說二

酋請車駕還被留不遣繼眾學生劉名欲詣軍前以  
門首阻遏不得前遂以書申留守司乞遞達有御筆  
白軍前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耶帝在齋宮二酋既  
不許見日遣蕭慶等須索城中物或排食獻帝皆處  
饌也帝未嘗視分賜羣臣夜擊柝環帝居或遣小胡  
數人直入臥內巡覷

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禦劉幹卒字仲偃建州崇安  
人元祐末第進士至崇寧間累從辟陝西經畧司轉  
運司屬官後從童貫爲陝西提舉平貨司事專餉海



外除直秘閣領轉運司事復行解鹽除秘閣修撰爲  
制置使六路大舉劉法戰歿命韜權鄜延師出奇兵  
解震武之圍後密疏請與戎和邊事遂息以徽猷閣  
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宣和元年也繼除越州牧賊  
方臘起陷餘杭韜守禦有備賊不敢近以功拜述古  
殿直學士四年詔入覲次國門有旨徑詣河北河東宣  
撫使充叅謀官頗嘗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請二大帥  
班師旣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降朝廷促進兵韜執前  
議朝廷知其意異至眞定金人以燕歸於我韜乞宮

靖康要錄卷十五

二十

祠詔赴闕會郭藥師入朝韜奏其反覆乞賜第厚廩  
以留之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  
康殿學士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臺省落職宮  
祠未幾復職知荆南府改建州河北盜起以爲眞定  
帥單騎入城招賊首奏以官餘縱歸田里一路遂平  
金人入寇抵城下知其有備留兵其旁長駝內向旣  
而引兵圍城韜以強弩射之虜知不可脅遂退虜之  
來也諸郡皆土門多至百餘日民坐困韜獨縱民樵  
汲啟閉如平時父老感恩爲置生祠靖康元年四月



拜資政殿學士虜圍太原朝廷悉關陝兵付姚古种師中往援兩軍敗績上急於解太原之圍拜幹爲河北路制置使復拜宣撫副使幹至遼州搜集种師中潰兵得數千人調募河北僅得四萬人約解潛折可求俱進會潛未出關爲虜所襲諸屯皆潰而幹一軍獨全有詔令歸援河朔師至信德而眞定已陷拜爲宣撫使命移軍洺州繼召入覲對便殿時虜已渡河矣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又除都大提舉賊攻東壁以死抗之旋報罷宰相以幹嘗極言不可輕戰降旨

謂幹汨國搖民落職降五官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城陷眾遁幹奔赴禁中以衛乘輿虜旣僞和且索幹出虜雅知眞定之政時虜樞密院使韓政年高粘罕欲以幹代之幹辭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遂館於樞密院屢欲用之終不肯受虜亦未之迫也上再出郊正月二十六日虜因遣韓政謂曰帝不復歸矣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命尚何望乎幹僞謝覲少須之是夕自書家信於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



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此妾婦之道此子所以有死  
也付指揮使陳灌劉玠使乘間入城歸報諸子因問  
尸以衣條自經而死虜酋大怒尸之於途曰是不從  
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灌等藉其尸瘞之蔬圃因  
逃入城中胡馬旣去子子羽同灌等出城棺斂時幾  
百日顏色如生觀者異焉卒年六十一今天子卽位  
詔曰劉韜能死節不爲敵用追復舊官職贈特進大  
學士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三

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送開封府禁止居民不得爐  
頭打造鉄器竊恐引惹生事 軍前來選取蔡京王  
黼童買家姬四十七人又取皇后冠御馬裝具  
二十九日般出鄭太宰宅上皇所賜錢五十萬貫買  
金銀都城自閉後官糶米凡二十八塲猪肉一斤二  
貫五百驢肉二千二百而人肉一斤八百五十

詔差董邁權司業監起書籍又差兵士八千人運軍  
前所取諸物候般發盡絕車駕還內又來取內臣露  
臺倡諸局待詔手藝染織戶人



三十日般擎大禮儀仗大晟府等物盡赴軍前

二月

一日金人來取應修內司并東西八作司文思院後苑作工匠唱探營人教坊樂工取三十六州守臣家屬譚世勣同金人入城觀九鼎

皇太子令添置糶米場濟民自駕出郊以後百物踊貴饑餓困乏剽掠死人剖尸以啖

二日壞司天臺渾儀輸軍前虜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書版

金人來取絲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三

綿凡數萬斤送之軍前 前遣往軍前官如席金陳喚滕茂實輩皆來取家屬去聞已有用事者又取太清樓書皆黃帕牙籤載以太平車凡百餘皆遣監官交納於蕃寨

三日金人來取樂工鑿人稍有名者皆不得脫

邵溥同金人入城觀合臺星象 取州縣職員數

是日樂工鑿官等家屬出城虜取囊篋視之有金帛未輸者大怒仍復大索是日御街盡建迎聖道場

四日金人有文字來以士民輒至城下問行期軍前



出賁收捕每名金萬兩令開封府出榜曉諭

般藏經道經等書板

五日聞軍前已擊球車駕有還期都人大悅因教坊人員孟子書周禮義內侍藍忻鑿官周道隆等於軍前陳狀稱每人各有窖埋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賁云少尹稱已盡數發絕因何尙有藏匿遂差人賁鋤入城斮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金銀於是開封府復行根括立告者之賞三分之一三日陳首京城大恐至未時傳言駕回接者不知幾數萬皆不能行至晚云來日入城

靖康要錄卷十五

帝

六日百司官吏都人盡往南薰門接駕至未時番人掘斷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御帶王孝謁入京撫諭都人逐日候駕雖風霜雨雪不憚是日孝謁不至人心大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來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駕早還至晚金人遣內翰吳玠莫儁持廢帝僞書入城孫傅等數人讀之號絕欲死其文曰元帥府迄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奉回降聖旨劄子先皇帝有大造於宋而宋



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  
鳴祈請遂許自新旣而不改前愆變盟渝速是致再  
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師摧破方申待罪之禮  
况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覆父子所  
盟其實如一今旣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  
表旣爲我有理宜混一然所舉止在弔民本非貪土  
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以王茲土其汴京人民許隨  
主遷居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  
官洎京僚一面共請上皇并以下后妃兒女及諸親

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舊軍人百姓  
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  
卑所貴道德隆茂有大勲業耆舊素爲眾所推服長  
於治民者雖乏眾善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所奉  
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宋之百司並事  
新君其國侯得姓名隨册建號所都之地臨時共議  
天會五年二月日右金吾衛大將軍右都監押右監  
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你移賫勃極烈左副元帥押  
諳拔勃極烈都元帥在闕又帶到皇帝御筆今月六



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俟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合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爲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賫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爲曉悉請上皇以下出京諸事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計是夜三更孫傳遣皇城司官王汝弼入延福宮奏請太上皇帝次日出城

先是初五日之擊毬也上自青城齋宮乘馬至打毬會二虜帥令悉屏從衛止以何桌馮澥曹輔郭仲荀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三

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鄉粘罕西面東鄉執禮甚恭每上語起身側聽答畢復坐而斡離不綉衣打毬毬馳擊于堦下酒七行畢上離席白欲入城粘罕者頗不懌旣退斡離不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忽胡語莫能曉虜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眾皆憫然上尤憂怛然見其禮數勤腆不以爲意也遂復以歸意懇之乃云相國來日尙欲相見已而果有使來道相國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副軍前別無他意眾謂歸期決矣咸有喜色初赴宴



也上聞羣臣通豫悵然不怡何桌聞馬上有天命之語始憂甚問吳开等曰策將安出至初六日拂旦使來召上趨駕扈從官猶整服而進謂果得還也才出門忽有撤黃屋者眾方驚愕泊至野外則已望北方設一香案隨駕官各于百步外排立上獨前下馬望香案兩拜跪受金人讀詔訖再拜數金酋擁上乘馬而去繼宣詔引宰執從官跪聽眾皆叩頭哀請竟不從每宰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置諸寨中既夜乃以前詔書付吳开莫儔而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七

七日黎明孫傅遣王汝弼內侍李召周詣請太上皇帝出城者再少頃太上皇后亦至延福宮相率以行但未言軍前廢立已時太上皇帝太上皇后鄆王以下三千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盡乘車由南薰門出至午燕王越王出百姓至知其事於內前擁留開封尹問其故不答捕爲首者一人斬之乃出初上皇遲疑未欲出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已而出榜曰皇帝出郊日久未回太上皇親出懇告二帥仰各知



悉初於賊中得僞書卽集從官以下議於秘書省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傅等聞命震越義當卽死然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未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傅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畫一下項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今起

發赴軍前同申懇告之誠乞垂憐憫一嗣君自卽位以來日修改德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呵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重行竄責檢會上皇時昨爲大遼信誓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一嗣君自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旣卽位民臣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尙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敷足將來下外



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由自効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仁存恤備至不惟臣民愛戴固有二心兼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服從由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恐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如前

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霽威怒終始保全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已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屏藩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號位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令天會五年二月日第一狀又傳等伏覩詔書宜擇賢人立爲藩屏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傳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



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已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奸臣及國王年幼新立爲大臣所悞以至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遷避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爲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祚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德永有依歸傳等不勝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三

激切懇禱之至

是夜人情震恐不可言巡警達旦不敢寐已而得虜酋批云樞密等甚忠義於大金皇帝詔書有違自後日集百官眾庶赴南薰門號哭以告二酋恬然不恤宮嬪戚里及民間行里中搜下金帛不許帶往南薰門交割衣服多者無人般運往往棄之悉爲虜得壞合臺天輪輸軍前取綾錦文繡文思染院官吏造明堂諸工鑄九鼎人吏以往軍前再根括驢馬是日兵部侍郎李若水卒初上之再出郊也意頗難



之若水不知虜人之詐力勸上行保其無它洎出城  
留數日無還意若水見粘罕詰之粘罕曰所以留汝  
君者金銀未如數耳金銀朝足車駕暮還矣若水信  
之請手詔督金銀甚急以爲未足則入城自趣之出  
見粘罕曰城中金銀無遺矣粘罕曰審無遺能以狀  
甘軍令之誅乎若水急於上歸遂以狀如約已而周  
道隆孟子書請其家所畜金爲行賈虜遣人取之而  
信粘罕呼若水出其金示之曰汝言金盡此何物耶  
若水憤帝見廢知其必死卽嫚罵粘罕無信而貪虜

怒駟出青城擊殺之別錄在後

八日孫傅等第三狀言准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承  
旨吳玠前來指揮選立賢人事傅等竊以本國日前  
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悞國之人自嗣君卽位以來  
所任宰相亦繼以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  
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  
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  
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則  
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



意若是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卽便安帖或大命改卜厯數有歸卽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傅等不勝痛切隕越皇懼之至元帥府劄子據樞密等狀申已備悉竊謂朝廷所以滅宋者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聽朝命爲罪之極也非天下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甚也皇上猶以寬度擇其罪負別立賢人而已眞可謂伐罪弔民之大義矣今聖諭叮嚀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

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罷敗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或運數旣有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敘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釋緣檢會在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實違所奉聖意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委果



有可舉者否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桌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具難自舉仍諸官各敘名銜連署速具有官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是日百官聚令聽事既而入內至三更方出都人莫知其詳但益恐懼皆置兵刃自衛

是日燕王越王近上宗室曹張兩公主鴻臚少卿康執權元當可光祿少卿范寅敬少府少監蘇餘慶軍器少監徐天民將作少監馮時出赴軍前

是日御街毀折道場大金元帥榜東西朶樓別立賢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三

人以王茲土都人慟哭

九日孫傅等復集議再三爲懇告之書付吳玠莫儻以出然迫於威勢亦不敢堅執也傅等第四狀准元帥府劄云云右傅等竊詳國本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控告今來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與尙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然不至生事若不從懇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又第五狀傅等與百官



具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尙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千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統已屈服屈服而舍存亡繼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撫鎮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以擇立若必令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來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雖匹夫

靖康要錄卷十五

書

匹婦未忍忘之又况傳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祖宗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惟台慈特賜矜察

是日留守司榜率百官耆老於十日午時畢集南薰門同共懇告請車駕還

十日孫傳率百官父老畢集南薰門號哭數刻具懇云云今在南薰門拜泣埃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元帥府劄子吳承旨賈到文武百官樞密等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契勘朝廷所以滅者蓋趙氏罪深也况旨



丁盜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難復聽從趙氏太祖孰與推戴自立尙可况遵依聖詔選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謂僧道軍民耆老旣乞行府選擇行府於在京官僚未知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爲首勾管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僚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所稱在京爲首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卽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三

限日今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卽不得過今日與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毋得有違又牒以善利門下人員輒受文狀嚴加懲戒訖慮京人猶以投狀爲辭別致推注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傅等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

是日百官軍民於南薰門泣告乞存立趙氏不得達至午後復有翰林學士吳玠入門曰此事不可也玠哭眾愈哭是日第六狀某等已累具狀乞元帥府推



慈軫惜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  
大國就或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  
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之義某  
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旣而开儔等云粘罕大怒  
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孫傅語眾曰上蒙塵托孤  
於傅豈忍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以之  
眾偉其言是日取皇后皇太子甚急先是太上皇出  
孫傅懇告且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復來取  
开儔會百官侍從宿於禁中乞致仕者四十餘人

十一日午後皇后太子出門車凡五兩百官軍民奔  
隨號泣拜於州橋之南攀轅號慟往往隕絕於地至  
南薰門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車中有一人  
大哭擗蹈於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泪盡無能哭者時  
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百姓救我虜  
酋在門下者迫行不得已而出初大金詔至留守司  
勾集侍從密問文字並不令人知懼因而生變但日  
率軍民迎駕哭於南薰門下者數十萬人至是已發  
兩宮不免揭示遣范瓊等說諭皆飲恨乘泣莫知所



言孫傳隨太子至南薰門欲出范瓊以死拒之范瓊先以危言讐衛士然後益兵擁皇太子都人憤疾宗室近屬收取幾盡徐秉哲嘗諭從事輩曰失一人則罪在秉哲矣於是復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眾曰今日當勉強應命不然一城生靈屠戮於趙氏何益既無善策不若舉在軍前者一人張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命想二帥必有所屬議遂定并傳復以議狀往云准元帥府牒限十一日須得共薦一人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錄下有勲德

在民或推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畧因而霸有天下方爲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僚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驚下迷悞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怒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屏藩必爲百姓忿疾立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來元帥之令備到詔旨嚴切舉國皇皇非敢違拒實以在內官寮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于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茂爲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其日早於宣



德樓曉示錄白金人文字從官往往致仕莫能共具  
乃取班簿見在京官員名銜以報是日孫傅張叔夜  
不簽書唐恪書訖仰藥而死

十二日取六部人吏并孫傅張叔夜出軍前

吳开莫儁自軍前入城議事百官父老復號泣懇祈  
於南薰門晚拜儁以軍前文字來指揮請疾早勾集  
官吏軍民若並舉張邦昌者卽便連署各於本銜親  
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  
限不過此月十三日申上便與册立入京如別有異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三

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匿趙氏若別舉賢人者亦許  
不阻敢有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  
史臺告報百官不限大小百官致仕在京宮觀僧道  
耆老軍班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狀申伏  
奉元帥府依軍令

十三日百官集議狀申伏奉元帥府台令應在京內  
官員各於本員親書其名者伏念孫傅等者屢具血  
誠乞立趙氏伏奉嚴令終未允從重念二聖旣蒙大  
恩許令團聚滿城生靈皆可全活孫傅等痛切惶懼



不敢稽違今用元狀連粘在前各謹書名銜繳納伏望更賜詳酌是日以申狀曉示凡金酋詔及孫傅等狀皆垂於宣德門外是日百官赴秘書省士庶赴東萊樓軍民赴大晟府僧道赴西朶樓集議推戴張邦昌事內樞密孫傅張叔夜中丞秦檜堅願盡心趙氏不肯事張邦昌皆爲軍前并其家屬取去以吏部尙書梅執禮行留守事初百官集秘書省莫知議何事凌晨有賣朝報者并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其實奸僞之徒假此以結百官

使舉集也緣是百官各趨赴既集卽秘書省門下環以兵乃令連薦舉張邦昌間有預知其議不赴議所者孫傅又令范瓊以薦舉邦昌事說諭軍民等於內前而軍民耆老僧道四顧無言不過唯唯而退獨大學諸生對以某等所見殆不其然瓊恐軍民視効乃高聲折對者曰當今爲忠不可只可爲孝遂令諸生歸國學辭以當詣學前相見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晚百官飢但見出白紙數十幅令書職位姓名而退秘其狀詞不以示眾薄暮开儔繳狀以



出

金人悉取索宗室近屬出軍前取學官十人明經學  
生三十人

靖康要錄卷十五

四

靖康要錄卷十五



